#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 碑誌

###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云退之與樊紹述作銘便似樊文誠不虛年據京師元和九年尚爲前太子舍人未使南方也見公與鄭相公書元和十二年因在京師未出刺絳州也見示郊詩及薦狀自絳還朝當在長慶初年序不載其卒之年月或法不必載耶

樊紹述既卒且葬紹述河中人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

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誌上或無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一十或作又十今以藝文志考之皆有其目獨銘賦詩亡焉所謂表牋狀策等文凡二百九十一篇曰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爲篇疑誌之字誤也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爲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大奇澁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爲之注解如瑤翻碧瀲嵬眼傾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園池記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曰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云云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子容切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長而或作而長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蓋下疑有如字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

哀南方或無嘗字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崩宗師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師或作帥方無出字以下文一文出觀之宜有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或無刺字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病以或作以病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興元元年正月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年閏五月徙鎮荆南八年二月自荆南復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四年九月六日于鎮贈司空祖某官諱泳泳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開元中泳舉草澤賢良科建中元年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元和三年四月宗師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得下或有地字或有地出字皆非是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或有某字非是

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或作脫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覺或作學非是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

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邢七）

（子漢其一也卽公之壻新舊史有傳可考故誌云漢韓氏壻也）

故子爲銘

公諱邢（薄經切）字某雍王繪之後（繪或作會新舊史作繪太祖景皇帝之第五子也爲隋夏州總管○雍於衆切）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追王之王字音旺）曰雍王長平王（下或有長平生淮陽五字繪子贄子道玄贄子道玄武德元年六月封道玄淮陽王追封繪曰雍贄爲河南王）淮陽生景融（生一作王）景融親益踈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魚及切）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爲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原或作康）生公未晬以卒（子生一歲曰晬說文周年也）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食音嗣）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爲敵浸傳之聞諸

父敵或作嬌非是之聞或作聞之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從子容切諸父悲喜頗語羣子弟曰吾爲汝得師語或作謂或無曰字無吾字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魯公眞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文下或有爲字試書判拔萃爲上等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或無比字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元和十年十月鄭餘慶爲河南尹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漢張耳傳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又袁盎還愧其吏公此文與劉昌裔誌皆用此或無複出令辱我三字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或無所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爲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爲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或無者字非是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陝虢節度使衛中行辟佐其府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

秋七十三或無正月字正云李本作正月蓋正月十八日也○今按是年辛丑歲丙辰非歲名則爲日名而在月下爲是方知日辰所直而不以李本補正月字不可曉也

公內外行宇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暐有功中宗時長慶四年六月玄暐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神龍元年率羽林兵誅張易之昌宗迎太子監國是爲中宗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激下或有爲字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爲監察御史終於宗正少卿

滻洸潘皆進士滻字經野洸字正武潘字子及皆登進士第潘大中初爲禮侍○滻所簡切洸音光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壻也故予與爲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廟或作其○今按唐會要禮官議戶部尚書韋損四代祖所立私廟子孫官卑其祠久廢今損官三品準令合立三廟此以邢之先嘗有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廟故云將復廟祀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廟立法尤疎略唯蘇魏公嘗議立廟與襲爵之法相爲表裏其說爲善惜乎當時不施行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張徹爲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耳徹死于亂具載之史其言多出公誌）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徹中進士第在元和四年）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元或作二考之史當作元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爲人觀此語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今宰相牛公未知孰是）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三月以總爲太平軍節度使張弘靖爲幽州節度使代總）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作乃）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轢音歷毋或作無我事下或有無罪二字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於薊門館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等以徹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

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或無免字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史下或無張字及無告此二字○按告字疑當作言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今按餘人二字疑衍而下文不如遷之別館自爲一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又云即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曰遷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即與衆出君與或作以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鴞新史書徹事大抵出公此誌其所書罵賊語凡削六字改一字筆削固史氏事然而改餧爲飽則不若公語且有來處此前漢陳餘所謂以肉餧虎也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畏下或有皆字非是或在畏上則或有之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馬摠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恭或作泰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

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三年按鄆帥馬摠也摠以二年秋遷右僕射明年夏召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方說雖如此而其所定之本却作四年今姑从之蓋或喪歸踰年馬既召還乃克葬也君弟復亦進士元和元年復中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卽自視衣褥薄厚褥或作衾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或無養字○今按養字去聲禮曰以其飲食忠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空青山出銅處銅精熏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梅者勝雄黃出武都山塊方數寸明徹如雞冠者佳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父某或作祖踐父休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爲

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缺折或作折缺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闇明當作明闇說見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咀當割切方無者字或無之字方云此銘以徹揭割雪折厲奪咀爲韻而行生清兵名闇貞復自爲韻厲音烈闇當讀如諒闇之闇○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兔罝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二字乙之則韻自叶而義亦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闇作鶴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

墓誌銘或無府苗氏三字或作范陽盧君夫人苗氏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以宰相世系考之襲夔生殆庶生如蘭晉卿襲夔殆庶所贈官疑嗣殆庶生如蘭晉卿仕至宰相而贈也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或作別駕世系表作永王府諮議參軍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府君字或複出河南或作范陽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或作卒先夫人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

爲士妻夫人長女壻河南侯氏主簿貞元十
唐充次亡公其季女壻也
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
九其年七月某日其年或作其明年七或作八祔于法曹
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
爲之誌之下或有銘字或有銘字或作爲其字其詞曰
而無之字又或作爲其字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
生夫人是或作厥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
乃及于行克媲德門乃及或作享光乃克或作光肅其爲禮
爲禮方作禮容○今以下句爲仁偶之方說非是裕其爲仁法曹之
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
厥聲彌劭或作既克其家厥問愈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
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
累外孫累累或作纍纍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
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于約不矜于盈
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
銘寘墓以贊碩休銘或作石寘或作誌書儔以古韻叶巳見溪堂詩休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參軍李翺
習之之祖習之嘗自爲其皇祖實錄其行治皆如誌所書翺之

實録終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翺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欲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爲之傳焉意翺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七或作八月下或有一日字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開封縣某里或作陳留縣安豐里後開封字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識或作誌其世曰其世或作其詞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至或作有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涼武昭王名暠字玄盛晉安帝時自稱西涼公子翻翻子寶寶子冲後魏後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冲暠曾孫也今云六世恐誤冲子延實都督青州刺史延實子彬襲祖爵卒贈齊州刺史子桃枝襲封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一作六世諮議參軍詔子楚金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或無曰字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姒或作姊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刺上或無其字据李翺集刺史嚴正晦也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胥或作須或作需或無其字史記趙世家太后盛氣胥之入又廉頗傳胥

後令註胥猶須也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或無何字或無爾字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仗或作杖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加下或有禮字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或作日山谷李謝以古本定與上文其世曰其德行曰爲一例翺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窆或作窆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一無後字五字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惟愼子五人衡其第二子也貞元七年自常州刺史鎮湖南八年徙鎮江西召爲給事中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或無固字甚文字出左傳楚子西曰光又甚文觀翺實錄亦可見其甚文矣魯直詩云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云云

## 處士盧君墓誌銘

公前銘盧君夫人故言愈於處士妹壻茲又銘其子於陵也爲其誌且銘云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捽之（卒或作牽○捽昨没切）法曹爭尤强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貽娶苗氏太師晉卿兄如蘭女）讀書學文皆不待强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孟下或無又字）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

也邪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學或作常）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一本作干）余兄孫女壻也（或無女字）年四十八（于大曆元年生）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元和十年于中進士第年四十）爲鄂岳從事（十一年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辟于爲從事）遇方士柳泌（或作貢）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柳泌說已見前乃或作及非是）其法以鉛滿一鼎（一有以物字）按中爲空實以水銀（實以或作以實）蓋封四際燒爲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或無相字）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

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顛或作巔）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茵或作裀或無常字）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其一作有）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所服下或有之字）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肉方作害○今按古書肉或作宍今淮南子及內經靈樞尚存此體疑此別本害字乃宍之訛而方考之不詳也乃死一作乃絕乃或作及或無死字皆非是）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濟或作齊）豚魚雞三者古以養

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孔穀夫雜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邪又後山嗟哉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屠白笑未竟人復吁正謂此耳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 碑誌

### 盧渾墓誌銘

渾河南法曹參軍第二子而公妻弟也然有銘無誌焉

前汝父母右汝兄兄上或有弟字或作後有汝兄渾於陵弟也兄弟惟二人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兮日月之良遷汝或作汝遷于三字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此或作於

###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韓氏自魏安定桓王

茂五世孫爲叡素嘗爲桂州刺史四子長仲卿爲武昌令贈尚書右僕射次少卿太白云感槩重諾死於節義次雲卿禮部侍郎公爲科斗書後記云叔父當大曆世文詞獨行中朝卽雲卿也季紳卿涇陽令嘗爲楊州錄事參軍太白謂工古文而能官者公與兄會介仲卿之子也俞弁雲卿之子也岌紳卿之子也岌爲虢州司戶故公誌云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其系明甚李太白爲武昌德政碑亦言桂州君四子名諱長少皆與此誌合惟唐史世系表乃以桂州君爲有七子無少卿而有晉卿季卿子卿果何據而然未有公之家世而適誤漏者也史至是何以取信後世哉

安定栢王五世孫叡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方長或作刺考世系表李太白去思頌公墓誌行狀皆作長史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爲楊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或無參軍二字上元元年二月以崔圓爲楊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曰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或無複出至字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

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録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强老而通（閣本無而强老三字方以爲脫）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元或作三）娶京兆田氏女（或無女字）男曰家女曰門曰都皆幼（或無曰門二字）初君樂虢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葬下或有于字）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或作財○今按此句未詳當有脫誤）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此誌及張徹墓誌皆以俞爲開封尉唐宰相表以俞爲開封令亦誤矣）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或有複出好字）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三男（下開封字或作俞俞二女長嫁周況次嫁張徹三男無競啓餘州來）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爲博士（或無弟字舊本皆有○今按公父仲卿與開封之父

雲卿爲兄弟則公與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開封固從父兄弟也

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于一作於元和元年況中進士第是歲公以好適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或無況字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疾或作病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爲中書舍人按方本非是儀禮喪服篇有族曾祖父者曾祖之兄弟也其子爲族祖父其孫爲族父其曾孫爲族兄弟有從祖祖父者祖父之兄弟也其子爲從祖父其孫爲從祖兄弟有世父叔父者父之兄弟也其子爲從父兄弟今韓公於開封及虢州皆爲從父弟矣於開封之女則公當爲從祖父也此但云從父爲脫一祖字方作從父弟尤誤今無別本不敢輒增祖字且从諸本去弟字

爲銘曰

夫失少婦失或作喪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公爲袁州日二姪湘滂皆從之滂死於袁州故云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宜春袁州也世系表老成二子湘大理丞滂寶雞丞按誌滂年十九死則未嘗仕也表復誤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栢王王名茂滂九世祖也

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爲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居舍人某後（或無複出老成字或無某字）起居有德行言詞爲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或無早字）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倍與背同倍文謂背本暗記也周禮注倍文曰諷韓語蓋本此洪譜以爲作文蓋不考此而誤改兼下文復有爲文辭字亦不應重複如此也）爲文詞一旦奇偉



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或無得字無人字）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爲人亦然（或無文字詞下或有於字）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死或作卒滂貞元十八年生）吾與妻（公妻高平君盧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或無一字）嗚呼其可惜也已（也一作之）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或無之字）天殺也邪其偶

自死邪或無也字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歸或作悲銘以送汝其悲柰何

女拏壙銘公元和十四年以刑部侍郎諫佛骨忤上意出爲潮州山下其女拏道死商南層峰驛瘞之明年九月召爲國子祭酒過墓下題詩驛梁至是發其喪歸葬于河南之河陽世墓之次云

女拏女加女書二切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爲少或作少爲非是元和十二年公爲刑部侍郎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或無武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刮或作削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或無漢字揭其逝切又音竭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或無可字女拏年十二病在席病或作疾或作在病無席字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又一作父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層峰或作密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下或有尹字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拏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葬上或有而字女拏死當元和

十四年二月二日和下或有之字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

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公嘗誌盧君夫人苗氏之墓今誌唐充妻盧氏即苗氏長女也充其長女壻也公季女壻也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考苗夫人志當云二男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或無複出充字宰相休憬曾姪孫出郄氏今按郄綺戟反俗郤字與郄字相亂今流俗郗超字多作郄誤也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一母得或作其婉婉有儀柔靜以和

命不侔身茲其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觀或作親○者之戈切與何叶吳才老讀如此

## 乳母墓銘 舊本作河南縣令韓愈乳母李氏葬乳母且爲之銘

自公始

乳母李徐州人李下或有氏字號正眞入韓氏乳其兒愈入或作爲下或有家字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大曆三年公生五年而公父仲卿卒此云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未詳退之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三歲而孤此言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是雖入三歲而未及兩周也李憐不忍弃去李下或有氏字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見下或有其字徐下或有二州字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二或作三時節慶賀輙率婦孫列拜進壽節下或有受字輙上或有愈字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疾或作病或無疾字或作以疾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爲銘語或作誌

#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世綵堂
剞梓家塾

#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 雜文

### 瘞硯銘 銘或作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公與元賓皆貞元八年進士也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此下或有間字褒斜地名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
毀不忍棄斯閣作期非是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
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公作此傳當時有非之者張籍書所謂戲謔之言謂亦指此舊史亦從而爲之言曰譏戲不近人情是豈有識者哉柳子厚豈下人者乃獨以爲奇既書其後又答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云云則文章固自有知音者哉○李肇國史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遷史談藪亦謂此傳似太史公筆子厚



有讀毛穎傳後題見柳集二十一卷

毛穎者中山人也中山國名今定州其先明眎禮記兔曰明眎佐禹治東方土句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治方作理土方作吐屬下句云孔氏周書注曰土能吐生百穀義取此○今按東方卯位此正爲下文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而言也然兔與卯皆不屬土與方所引孔說不合又不見其所吐何者可養萬物兼治東方爲句語意亦似未足唯參同契云兔者吐生光則兔乃有吐義然似亦只與下文當吐而生之說相表裏止是自吐其子而無吐養萬物之意未見其必可据也若作治東方土而自爲一句但以平水土而言則於語勢無闕而下句養萬物有功爲奏庶鮮食之義意亦自明故今且从諸

本其以十二物爲十二神相承已久亦未見所從來并闕之以俟知者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當吐而生見本草明眎八世孫𩣡蜀本音奴鈎切爾雅兔子嫌郭注云俗呼曰𩣡𩣡與𩣡同論衡曰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从口而出名曰嫌○嫌芳萬切廣雅云𩣡兔子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事見淮南子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𩣡者下或有號東郭三字或有號東郭𩣡而無曰字說文狡兔曰𩣡戰國策作逡音俊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鵲或作猘廣雅曰韓盧宋鵲犬屬字林猘音鵲宋良犬也秦始皇時蒙將軍恬製筆自恬始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也此因寓言然亦不爲無失召左右庶長與軍尉或無右字非是以連山筮之周禮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趺音夫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筮詞皆用古韻詩祈父予王之爪牙靡所止居古牙吾通髦與資亦然一云崔豹古今注蒙恬造筆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非兔毫也公豈它

有所自耶○今按髦資與居書叶今北人語猶謂毛爲謨公作董生詩咨與書漁叶皆可證也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或作毫非是下之毫同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或無曰字曰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録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



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皇上或有始字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相下或有李字中車府令高趙高爲中車府令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雖下或有後字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石百二十斤也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

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摹或作謩）上嘻笑曰（嘻或作喜非是）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君今君或作而）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左氏僖二十四年富辰之言）戰國時有毛公毛遂（遂趙人平原君之客）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或無爲字）春秋之戍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或作毫非是）始皇封諸管城（諸或作之）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見或作幸）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眞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 方云閣本無此篇劉龍圖燁云或言此篇不類退之文及得本校果無趙璘因話録謂革華傳稱韓文公皆後人所誣是唐人已知其僞然杭本文粹皆録洪謂始録於歐公非也○今按此當全篇刪云

送窮文 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宇衣宮中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中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却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晁無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時若有物焉爲之故託於鬼誹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或有複出星字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糧輿或作與糗周禮糗餌粉餈糗糧也爾雅云麥也去久丘敕二切糗○糗上檣選萬里連檣牛繫軛下引帆軛乙革切檣音牆三揖窮鬼而告

之曰聞子行有日矣（日下或無矣字）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竊或作躬）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彍音廓郭二音）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耆欻嚶嚶（耆霍號切欻許勿切）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枉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思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齅許救切）糗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已與以同又與與同）以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迴或作曲）主人應之曰子

以吾爲眞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朋儔或作儔朋六或作三非是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捩力結切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目或作皃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名上或有一字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抉於決切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曰文上或有名字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秖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姸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賓我讎寃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閒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淮南子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又抱朴子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洪駒父曰小黠大癡三國志自有全文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

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惟或作雖非是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之或作入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段成式作留窮詞近世唐子西作留窮詩二者皆祖公之意而爲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辭焉

## 鱷魚文

鱷或作鰐朱居靖公秀水閒居錄云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鈎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新舊傳皆載公此文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食其屬泰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潮州廟記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谿鱷魚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告以文而戮之其患弁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

維年月日或作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擢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列新書作迾方云音力制切遮道也罔或作網或作綱方云莊子擢鱉言刺也字从手之外或無之字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或無後王二字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或無蠻字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潮或作湖而無海字或作嶺海而併無潮字○今按此言潮州乃嶺海之間去京師遠也但公於潮州亦有祭太湖神文則只作湖嶺亦通更詳之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今字閣本在子下非是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楊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睅然方云左氏睅其目睅目出貌安上或有下字不或作而或無處字○今按此恐有脫誤疑當云睅然不去據溪潭食民畜云云乃是更詳之○睅何版切據

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亢拒或無亢字長雄漢薛宣傳上黨少豪俊易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或作身或作中云洪謂中身也禮曰文子其中退然國語余左執鬼中注身也○今按二本皆通然意新史作心爲近故从之）伈伈睍睍（睍作睍睍窮視皃莊子睍睍然視也方云或校作睍在徼纆之中○今按恐當作睍爲是○伈悉枕切睍胡典切）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或作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或無言字）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與冥或無冥字而爲或無而字）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或無吏字）操强弓毒

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世綵堂刊梓家塾

昌黎集卷三十六 世綵堂